

ZHE SAN GE NU XING



0007278

台湾文学丛书

(美) 葛浩文 主编

这三个女性

吕秀莲





这三个女性

吕秀莲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987·哈尔滨

台湾文学丛书 [美] 葛浩文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杨雪平 刘丽娟

封面设计：姜 录

这三个女性

Zhe san ge Nu xing

吕秀莲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3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6 2/16 · 插页 2 · 字数 122,000

1987 年 9 月第 1 版

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2,793

统一书号：10360 · 146

定价：1.45 元

ISBN 7-5317-0035-2/1·3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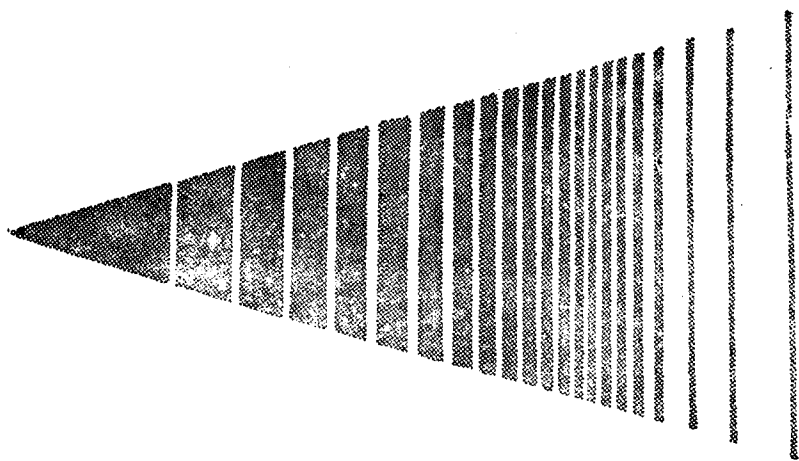
总 序

葛浩文

编一套丛书是一件又有趣又烦恼，又轻松又紧张的工作，是具其苦亦具其乐的任务。凡是爱读小说者（以笔者为例），都很愿意顺其本人的喜爱，相当主观地挑选一、二十本好作品很大方地介绍给或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，让他们共同来分享，此为乐也。但同时，丛书也有其客观的一面：每本书都必须配合某种条件，随着某种主题，或适合某种范围，要按一定的水准传达最广泛的读者群，其苦所在。

“台湾文学丛书”的目标不外乎将若干本近年来既受台湾及海外读者欢迎，又得到评论家好评的小说提供给大陆读者阅读。这些小说的作者身分、来源、性别、年龄和篇幅的长短、主题及风格等各方面虽然不一致，但其中无一本是为“赶时髦”而被选入丛书。

G10M 66/27



我之所以答应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“台湾文学丛书”有两个原因：

一、台湾文学(或港台，甚至于海外华人文学)在中国大陆已经风行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留下了重要，偏重于良好的影响。但我认为，还需要更严肃，更有系统地介绍一些不但可读性较高，并且艺术水准亦高的作品(主要是长篇小说)，使大陆读者享有一箭双雕的收获：既能接触到自彼岸来的很好的“艺术品”，又能获得对台湾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。

二、北方文艺出版社曾经出过我的一本书，我由此体会到本社人员——自上至下——对作者(或编者)的尊重、热情、信任，以及其对文学的重视和理解，确实为一家只管出好书，好出书的文艺出版社。

1986年10月30日

谨将本书献给

生我却因我亡故的

母亲

由于您 乃有我

但愿

由于我

而为人世间润泽些什么

铁窗下摇笔杆

——自序

人的记忆是很奇妙的东西，有点象百宝盒吧，打开来琳琅满目，盖起来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出狱才一个月，一千九百三十三个坐牢日子，竟已被我压得扁扁的，只剩下浓缩了的记忆。是我健忘嘛？也许。下意识里宁可汲取新鲜的、光明的欢愉，以营养我一度枯萎的生机。

此刻要追述狱中写作的情形，我便只想捕捉那不带感伤，不牵人愁恨的点滴。

我的铁窗生涯，就空间言，先是在景美军法处看守所四叠塌塌米的囚室里，总共蛰居二百九十天，其后移监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，二者都曾更换过住处。景美的易室而居，是由于押房四壁加装保丽龙和闭路电视的缘故，到土城我们先住进仁教所副主任的值班室，不久又搬到国防部特别为陈菊跟我兴建的一栋有小套房小院落的“别墅”里去。“别墅”因有重重铁门铁栅而使我们免除治安日坏的恐惧，也因有闭路电视和窃听设施而使我们倍感“身价不凡”。

坐牢的空间自由绝对有限，但时间自由的限制却是相对

的，就其支配权来说，我把它分作四个阶段：

一、调查侦讯阶段总共五十天，一切听命调查人员，除接受侦讯外，不能看书，不能使用纸笔，也无从与人交谈，时间上全无自由可言。

二、开庭审判移监土城前，共约二百天，时间很自由，可看书并用纸笔，但纸张的用量受严格管制，每天核对，不得短少，后来还可以跟陈菊、林文珍和张温鹰交谈。

三、十点熄灯阶段，约四年。我们因被分界监禁，不参与仁教所活动，只受十点熄灯的限制和每周上课半天的安排，其余时间自理。熄灯后我常就着室外水银灯的微光写作。

四、使用台灯阶段，由于我罹患慢性皮肤荨麻疹，夜晚奇痒难眠，终获准予熄灯后使用台灯，时间的支配至此得到相当的自由，这是出狱前一年的事。

约略交代过狱中生活的时空坐标后，请让我告诉您，铁窗下我是怎样摇笔杆的？又摇了些什么？

仁教所有桌有椅，写作的物质条件还不错，军法处看守所却大异其趣。吃喝拉尿洗漱全在囚室里，窗户是高高在上的，唯一与室外沟通的是一方十二×三公分的眼孔，再就是墙脚下传递饭菜的“狗洞”，而眼孔经常要被外面的铜板给罩住，于是触目所及，除了刺眼的黄色塑胶墙（为防撞壁自杀而设），便是高悬在天花板上东南西北四个角落的电眼装置。囚室之内除马桶盖外，再没有硬而平的东西，我脑子不灵光，未曾想到在马桶上求灵感（有人如此），但运气还不坏，一位好心的管理员为我弄来一块纸板，我把它糊上白纸，倚着墙脚，垫着双膝，就没命地写起来了。实在累极，我又想到把

棉被毯子折叠在一起，连人带笔趴上去，趴得腰酸背疼，犹不愿歇息。我那篇曾令法院上下唏嘘成一片的《最后陈述》，便是熬夜在棉被上一字一泪泣书而成的。

遗憾的是，在那样艰困的环境与恶劣的心情下写就的东西，除了法庭上宣读的《最后陈述》外，其余的——包括与军法大审有关的文件和小说三篇——在移监土城时，全部被军法处扣留。这一扣留，自自然然地摧毁了我在铁窗下摇笔杆的全盘计划，以致于有两年半的时间，我不曾为自己动笔。

直到八三年三月间，我方始获得“自撰文稿经送检后，于开释时发还”的允诺，并将军法处扣留的三篇小说稿索回。铁窗下摇笔杆的念头于焉复萌。

由于写作环境与写作心情的日渐改善，两年来我以严肃的态度撰述较具学术性的论文，至于小说创作，也由粗浅的演练逐渐进入状况，技巧可能未臻纯熟，然而所欲表达的理念均经反复思索，稿成之后也都与陈菊讨论过。综括这两年磨蹭的些许收获，共四十多万字，可分为三大类别：

一、法律类——1、夫妻财产制修订刍议

2、美国宪法的言论自由权

二、哲学类——1、人权思想的哲学探讨

2、儒家思想的人权观

3、中国哲学的生命观

4、宇宙、生命与人生

三、小说类——1、这三个女性

2、贞节牌坊

3、小镇余晖

4、问世间情何物

5、无眠之夜

6、拾穗

7、……………

我宿习法律，却不务正业久矣，当年在哈佛大学选修“妇女与法律”及“美国宪法”等课程，并撰写《堕胎合法化》与《夫妻财产制》两篇论文，返台后因投身政治，无暇将之逐译成中文。今优生保健法已通过，而民法夫妻财产制的诸多迂陋仍未革除，乃将该稿译成中文，他日或能供有司作再修订之参考。

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石，因其激励并传播思想，而思想引导行动，行动促成组织，没有自由的言论，何来政治的民主？然而自由有其极限，在此极限内，言论（包括传播、讲学、著作、出版等）应受保障。言论自由的极限为何？它有其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理，也不无因时地而制宜的必要，立国二百年的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，其联邦最高法院所作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判例，对于“言论自由”的实质内容与形式规定先后作了极为详尽周妥的检验，鉴于台湾涉及言论自由的争端层出不穷，而政界、法界与舆论界对此又莫衷一是，无有定论，我遂着手整理有关的判例，“可惜”尚未完成，人已出狱。

人权是廿世纪政治思想的特色，它常被视为西方基督文明产物，实则不然。在我涉猎先秦哲学思想时，我欣悦地发现，诗书经以及孔孟学说中原本蕴含着浓厚的人本——人权思想，可与西方的人权思想相映成趣。如果有人执持“人权”是舶来品的借口而拒绝认同，当心他已犯了“数典忘祖”的罪过！

我在狱中写就《人权思想的哲学探讨》和《儒家思想的人权观》等文章，据说曾使某些人不安了一阵，经我表示，我人在狱中而胆敢探讨人权问题，其实是对有关当局的一项恭维后，他们一度同意将该二稿予以发表，又因故作罢。此一经过恰似有回我要求狱方准许家姐送入我自撰的《堕胎合法化》论文稿被拒一样，饶富谬误的趣味。堕胎合法化绝不等于鼓励堕胎，探讨人权思想，又怎能被无端目为攻讦政府呢？

对人权思想的探讨引发了我对“人”本身的兴趣，因此着手撰写一本《人与人权》的书。我分别从科学与哲学的立场，去了解宇宙、生命和人生的问题，并思索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而以中西方哲学对“生命”的看法，作为诠释的枢纽，进而指出人生哲学的当代意义，亦即从大宇宙的创化，衍生出小宇宙的人，而人生在宇宙之中，以其特殊的结构和意义，展现出生命的目的，在于使人与天、人与人、人与物相互之间圆融合一。这本书由于内容深奥晦涩，而狱中寸步难行，资料极有限，写了十多万字，即告暂停，尚待来日的努力。

写论说和小品文，是我习以为常的事，小说却是心向往之而不曾尝试的，我深知文学艺术特有的魅力，绝非硬邦邦的理论或直来直往的政治所能企及，而狱中有的是蘑菇的时间，于是我也跟着邯郸学步起来，只是难逃方家法眼，也是意料中事。

当初获准写作即以“送检”为前提，我在构思时首先就得撇开一切敏感问题，因而决定以两性之间的关系作为取材的对象，藉以呼应十年来我所倡导的“新女性主义”思想，而以《这三个女性》、《拾穗》、《小镇余晖》、《贞节牌坊》及《问世间

情何物》等篇差堪我意。

《问世间情何物》写的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物情与乡情之间的纠葛和理析。小说人物以一个贫困家庭里当过娼妓的姊姊，在工厂工作的妹妹和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兄弟为主角，乡间小市民、工厂员工及海外留学生与其洋朋友等为配角，不同的身分有其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想，基本上我想表达的是——无情人生有情人。为着救济弟弟的急病，姊姊被卖为娼，为着供应哥哥上学，妹妹自愿去当女工，然后这个备受呵护的兄弟，长大而且即将功成名就了，他是继续追求一己的理想而无视家人对他的呼唤呢，还是饮水思源，毅然放弃自己的前途回报他的姊妹？故事虽是李家的故事，涵摄的却是台湾社会的缩影。全文十数万字，将另行出书。

此外四稿皆属短篇小说，其中《贞节牌坊》是就传统贞操观念所作的“世说新语”。我以为贞操不应限于两性的性关系。它是每个人对自己尊严的维护，与对生活原则的坚持。现代化的贞操观念，应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炼，从被动的束缚转换为主动的操持，更从女性片面的伦理扩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诫律。故事主角蓝玉青原为富家千金，由于一场大火而家破人亡，为偿父债并为养母弟，她沦为红牌舞女，在面对豪门巨贾的银弹攻势下，她怎样把持住自己？因为她背后有一位刚毅不俗的男孩在从旁激励——女性在传统的桎梏中挣扎解脱时，男士们，请摆出你们的绅士风度来助她一臂之力！

《小镇余晖》写一个卖蚵煎的女儿与镇上权贵之家所发生的情缘。那权贵之家留美的博士儿子娶了患有不治之疾的女

子为妻，而且生下一女才黯然逝去。这段凄美的故事感动了卖蚶煎的女儿，经由鱼雁往返，两人建立起感情的桥梁，却被权贵之家的门阀意识从中作梗，伤心之余他闭着眼睛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女孩，这女孩憎恶再婚的事实，于是前妻之女便被遥遥摒斥于他们再婚的门外，任由她在小镇的老家自生自灭。故事开端于卖蚶煎的女儿随夫调职回到小镇来，并担任镇上的国中教师，而惊觉到那可怜的前妻之女适是她班上的学生。随着师生情谊的进展，我探讨起世俗的门阀之见，与西风东渐后的人伦关系，而隐藏在门阀之见与伦理关系背面的是，一位外表拙朴，心性却宽厚笃实的好丈夫，这个放牛出身的好丈夫，在做人的情操方面丝毫不亚于权贵出身的太空博士——算是我对“新男性”的侧写吧！

《拾穗》属于一个自信、自爱而且自苦的女孩的心灵剖白。这个被男友讥刺为冷血动物的奇特女孩，在男友的婚礼上，赫然从他的眼光中读出太多的徘徊和怨艾。抽出被新郎紧握不放的手，抛下给新娘一句随俗的恭喜，她匆匆逃离会场，独自漫步在夏日晚间的人行道上，为自己居然做了一名感情的刽子手而惴惴难安——而自我解析。她发现自己既心仪于一种可以使她发光发热，如醉如痴的恋情，又害怕被狂热焚毁，因情爱沉溺，这矛盾的心理使她虽愿为心之所爱作精神守寡，却雅不愿随波逐流，坠入婚姻的流俗，在服膺“情字不可错过，缘字不可强求”的传统谚语之余，她也怵然于苏格拉底得意门徒空手而回的拾穗警惕。

《这三个女性》是最彻底阐扬“新女性主义”思想的小说。如果有人视之为“非小说”，我也不反对，因为其中叙述了太

多的道理，我几度考虑予以剔除，又觉得已许久不曾就妇女问题大发议论了，何不将它存留，好就教于高明？

文中的“三个女性”是三位极要好的大学女同学，她们的性向和际遇各别，自然毕业以后，每个人的人生旅程各有千秋。许玉芝原是大学讲师，婚后随夫赴美，全心全意做贤妻良母，拥有博士丈夫，二男一女和花园洋房；高秀如身任大学系主任，能干豁达而未婚，又兼具古道心肠，是位热诚的社会工作者；汪云这个丽质天生的美人和她相恋多年的白马王子结成眷属后，一味沉湎于少奶奶的舒泰生活，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丈夫移情别恋，而且车祸丧生，她才如梦乍醒。

故事分作三段进行。之一的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以某个夏日午后旧金山郊区为舞台，许玉芝为招待老友高秀如的到来而大忙特忙，内心里尤其七上八下翻腾不已。通过许玉芝的忙碌，我们看出旅居海外的家庭主妇其生活内容之贫与烦，再通过许玉芝对高秀如的称羨，我们发现表面上拥有一切的女人其实正因失落了自我而大起恐慌。然则恐慌之后呢？逃避再湮灭自己，抑或勇敢地破壳而出？

之二的“今夕何夕”以翌年某个夏日的周末晚上为定点，描写高秀如单身但不单调的生活。当许玉芝的整个下午都离不开琐屑的家务事，高秀如的短暂夜晚，却是充实而且多彩多姿，因为她丰沛的心灵包容着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与事。异性的爱情，相对地，便不会是她生命的全部了。然而，她又是个血性女子，一张海报图，一阵电话铃响，一碗酸辣面，依然要震动她的心田深处。

之三的“回首”，写守寡三年的汪云对亡夫的爱恨和对

往事前尘的自信，时间定点是第三个夏末的早晨，她打发好双胞胎女儿上学后，独个儿迈向自己经营的服饰店，一步一回首，想及她跟丈夫的往日情怀，她对幸福和美丽的错误观念，还有丈夫外遇的谜题。蓦然地，她发现她原来拥有的竟是一桩荒谬而惭愧的婚姻，她爱丈夫，却爱得迷糊，而另外一个女人，爱得不比她少，而且比她辛苦。谜底揭晓了，她如何面对她所嫉恨的女人？

当然，以上不过简单勾勒出《这三个女性》的梗概，做为女性知识分子，她们的业力因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，必然会产生许多激变，这是本文所试图探讨的。从传统到现在，再通往未来，这条亘古绵延的人生道路，是生生不息，日新月异的，女性同胞岂可抱残守缺？而她们所挚爱的男士们，非但不能相应不理，尤其应该加以勉励和提携。

于此，尚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，我以下午、夜晚和早晨作为三篇小说的时间定点，是别有寓意的。许玉芝拥有世俗艳羡的一切幸福，象午后在一天当中所代表的盛况，只是下午过了便是黄昏，拥抱婚姻而失却自我的女人，别忘了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警句！汪云从迷糊的爱情中苏醒，从守寡的哀伤中复活，更从对别人的怨怼中自省，虽然她失去了许多，她所抖落的正是阻碍她重生的绊脚石，她的生命，其实仍如一天当中的早晨，又长又充满希望！至于高秀如这样的女子，已立而立人，小我之外另有大我的生命，即使在夜晚，也难掩其满天星斗般的光华。

最后略述本文写作的过程，这篇全长六万多字的小说，始于一九八〇年五月间，军法大审结束，十二年判刑定狱之

后，刚获准使用纸笔时，心境与环境的恶劣可想而知，当时只写好“有朋自远方来”，用的十行纸，自然是趴在棉被上面完成的。三年之后的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一日上午，我因专注于看书，眼睛极感不适，顺手抓来眼药水往左眼一点，顿觉巨痛无比，泪下如雨，原来我胡乱间点下的是用眼药瓶改装的明星花露水（有止痒效用），酒精成分极高，差点没把我眼角膜烧坏掉，经过一阵冲洗，下午三时许获准到外就医，眼科大夫于是把我的双眼通通包扎住，我因此充当两日夜的瞎子。平日忙碌惯了，我即使坐牢也坐得分秒必争，忽然间灵魂之窗被罩上帷幕，一切便都百无聊赖起来，忍无可忍之下，我首先想到摸索着绣花，绣了一半，因常要陈菊帮我穿针线太麻烦，索性躺在床铺上构思小说，“今夕何夕”就是这两天眼盲心不盲所打点的腹稿。

至于末篇“回首”，则是为追念先慈逝世三周年而作。母亲生前对我有异于常人的呵护，因骤闻爱女罹案被捕而踉跄倒地，终至骨折中风，卧床不起，病榻间不时以泪洗面，并频呼吾名，如此几达两年之久，终于含恨西去。而我身系囹圄，咫尺天涯，除面壁自愆，绝食请愿外，始终未曾获晤一面。即连病故之后，法定廿四小时的丧假亦被限制在午夜十一至一时之间奔丧，我因其太伤风败俗而拒绝，不得已乃于翌日祭礼时分在院外当天长跪不起，几至昏厥。从此母女幽冥两隔，相见永无期，每思及此，不觉彻彻肺腑，难以自己。清明那日，我撑病躯登临墓地，但见黄土一坯，而慈母安在哉？放眼青山白云间，念天地悠悠，而人间无情有若此者，怆然泪下之余，唯有抚喟地老天荒不了情！

目 录

这三个女性	1
拾 穗	98
小镇余晖	108
贞节牌坊	140